

锡伯族南迁概述

赵志强、吴元丰

锡伯，又作西北、席北、席帛、洗白等。锡伯族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明末清初，锡伯族居住在嫩江、松花江流域，隶属于科尔沁蒙古^①。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蒙古王公台吉等将锡伯人“献给”清政府，编入满洲上三旗(镶黄、正黄和正白旗)，安置于齐齐哈尔、伯都纳(今吉林省扶余县)和乌拉吉林(又称乌拉或吉林乌拉，今吉林市)等处^②，从中拣选精壮者为披甲，驻防当差，余为附丁，主要从事农业，供养披甲^③。此后不久，清政府又将乌拉吉林和伯都纳、齐齐哈尔的锡伯族人分别迁到京师(今北京)和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

关于锡伯族南迁京师、盛京一事，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根据新发现的满文档案史料，对此历史事件试作叙述，以公同好。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政府为什么要将刚刚安居下来的锡伯族人迁到京师和盛京呢？究其原因，应该说主要是为了整顿东北八旗，加强盛京防务之需要。这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的一道上谕中得到证明。这一年，康熙皇帝巡幸东北，在检阅八旗官兵后，谕曰：“盛京、乌拉官兵，不知法度，不象围猎之兵。将军惧于诸协领、章京而不管束，协领、章京惧于兵丁而不管束，风气极坏。……抵乌拉阅兵，因兵数众多而器械不齐，未能检阅全军，有火器兵而未经训练，亦未检阅。该火器兵无所用处，相应裁汰。再水手、杂役，未经训练，丝毫不谙船只，失其生计。此次，将军、副都统、协领、章京、骁骑校并不效力，甚属可恨，著停发俸禄，以观后效。将军以下，骁骑校以上各员，著送其子一名至京师披甲。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地方，地阔有鱼，著黑龙江将军等招集齐齐哈尔所有锡伯人等，迁至归化城，交右卫将军兼管。伯都纳、乌拉所有卦尔察兵，著并居伯都纳，看护牧群。伯都纳所有锡伯人等，著迁至盛京，免除盛京八旗兵内懦弱之辈，家奴披甲，由锡伯人内选其身强力壮者，披甲代替。乌拉所有锡伯人等，著迁来京师当差。将锡伯、卦尔察迁移安置事宜，著明春委派大臣二员办理。移来京师之锡伯人等，著派去大臣当即办理，令其起程”^④。这说明当时东北的驻防八旗已经有所衰败，官员不能管束兵丁，兵丁多不训练，亟需进行整顿。尤其是盛京的防务更为紧要，满洲入关，定都北京后，不断由东北抽调满洲官兵驻守全国城镇要塞，致使盛京兵源不足，以“懦弱之辈、家奴披甲”补充兵缺，“兵力极为单薄”^⑤，需要尽快解决。锡伯族原系打牲部落，善于骑射，适合迁到盛京，替换八旗兵内的弱甲，于是才有锡伯族南迁之事。

其次，也是为了加强对锡伯族的统治。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政府与俄国签定尼布楚条约后，为了加强防务力量^⑥，将锡伯人“赎出”，并安置于齐齐哈尔、伯都纳和乌拉吉林等地。但因他们地处边陲，清政府对之控制困难。如康熙三十七年四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以锡伯佐领阿木呼郎等旷误防哨奏言：“此项锡伯人，自编牛录，设官披甲，供食俸饷以来，已有五、六年，竟至今不遵法令。伊等系特令坐卡，查拿盗贼之人，竟如此旷误防

哨,甚属可恨。此等之辈,若不严加惩处,则不能使锡伯、达斡尔官兵倾服法令,难以管教操练^⑦。另外,锡伯附丁基本上没有搬迁。仍住原来的村庄,锡伯官兵难以遥制,故“盗窃作乱之事,层出不穷。”^⑧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内务府等衙门亦奏称:“锡伯等原系科尔沁之奴。为科尔沁纳贡奴役,不堪生存。蒙皇上(康熙帝)眷佑,不惜钱粮,支银数百万两,将伊等自科尔沁赎出,安置于乌拉等地。驾临乌拉时,锡伯等本应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锡伯等并不效力,丝毫不懂道理,故迁至盛京、锦州等处及京师诸城,均分至八旗兼管,令其披甲,俾学道理”。

基于以上两种原因,清政府在把锡伯族全部编入八旗之后,很快就将他们陆续南迁盛京或西置京师,以充实这两个重要地区的八旗兵力,加强防务和强化对锡伯族人的控制。

二

锡伯族人被分别迁到京师和盛京这件事,是发生在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年(1701年)期间。^⑩其具体经过情形是:

早在清政府“赎出”锡伯族人之初,就从中挑选出披甲一千名,附丁二千名,编为二十牛录,安置于乌拉地方。^⑪此二十牛录锡伯人,后来在清政府的紧催下,于康熙三十八年初起程,当年四月到达京师。^⑫

至于被迁至盛京的锡伯人,主要是被安置于伯都纳和齐齐哈尔两地的锡伯族人。他们被分作三批搬迁,经过情形比较曲折。先是,康熙三十一年,清政府从锡伯人内“选丁二千名为披甲,驻伯都纳地方。又将散居在科尔沁王等所属地方、锡拉木伦、养息牧外及辽河流域者,皆收为附丁,安置于伯都纳地方”,^⑬共编三十牛录。^⑭此三十牛录锡伯人于康熙三十八年春耕前迁到了盛京。^⑮这是第一批迁到盛京的锡伯人。

齐齐哈尔地方共有二十四牛录锡伯族人,^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接到康熙皇帝关于把齐齐哈尔的锡伯人全部迁到归化城的谕旨后,立即传令将二十四牛录分为两队,以札斯泰等十二牛录牲畜较多,定于康熙三十八年迁往归化城,札噜等十二牛录定于康熙三十九年迁移。^⑰当一切准备就绪,将由齐齐哈尔迁往归化城之际,康熙帝于康熙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谕大学士伊桑阿等曰:“本年自齐齐哈尔迁移之锡伯一半人口甚众,若迁至归化城,则归化城之米不足。著停迁归化城,于本年春耕前,不误农时,赶紧迁至乌拉境内,令其种田,俟收获后,食其所获之粮,迁至盛京。明年再照此例,迁其一半”。^⑱因此,乃以原拟迁往归化城的佐领札斯泰、阿玉西、迪延、阿穆呼朗、当萨、巴延、乌尔图纳斯图、巴扎尔、德勒登、颁达尔沙、阿裕锡、肯哲客等十二牛录为第一队,^⑲下编三个小队,每小队有协领一员,佐领、骁骑校各二员,兵二百名护送,^⑳钦派黑龙江付都统关保统率,^㉑自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十九日起,先后从齐齐哈尔起程,迅速行进。二月二十六日就到了乌拉所属的伯都纳地方。^㉒札斯泰等十二牛录锡伯人,在伯都纳地方种田收获后,继续迁移,于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到达盛京。^㉓这是第二批迁到盛京的锡伯人。

原拟迁往归化城的第二队。即札噜、阿木呼郎、孔揆、巴磷、格玫、们笃、鄂绰尔、纳逊、翁散、巴哩究、阿布喇勒、鄂啰等十二牛录,^㉔也被分编为三个小队,每小队有协领一员、佐领二员、兵八十名护送,^㉕钦派黑龙江副都统耿格依统率^㉖自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初七日起,先后起程,^㉗照札斯泰等十二牛录迁往盛京之例,先到伯都纳地方种田,于康熙四十年春耕前到达盛京。这是第三批迁到盛京的锡伯人。

所有南迁七十四牛录的人口有多少?在档案里尚未发现记载,只知道札斯泰等十二牛录从齐齐哈尔起程前“共有八百二十三户。一万零八百零六口,其中丁一千七百八十五名”。^②牛录是清朝八旗组织的基本单位,无固定人数。但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和同一时期所编各牛录人数,彼此相差不多。据此,以取平均值的方法,试算七十四牛录人口总数为六万六千六百三十七人。不过,实际到达京师和盛京的总人口数不及此数。这是因为:<1>逃亡人较多。清统治者所采取的强令分别迁移的措施,激起了锡伯族人民的反抗——逃亡。仅以札斯泰等十二牛录为例,从齐齐哈尔到伯都纳,再从伯都纳到盛京的迁移途中,就有一百五十五人逃亡。^③若将七十四牛录从乌拉吉林和伯都纳、齐齐哈尔迁到京师和盛京的迁移途中逃亡人数统统加起来,就更为可观了。<2>死亡人较多。在当时交通工具极其简陋的情况下,清统治者不顾锡伯族人民的死活,强令自力迁移,迫使锡伯族人民以家奴易取牲畜,^④驾车驮物,长途跋涉。很多人因劳累过度,丧命于迁移途中。又以札斯泰等十二牛录为例,从齐齐哈尔到伯都纳的途中就有“去世之锡伯三十人,家奴十一人”,到伯都纳种田期间,还有“去世之锡伯一百六十二人,家奴一百零九人”,从伯都纳到盛京途中,又有“去世之锡伯三十九人,家奴三十二人”。^⑤共三百八十三人。由此观之,当年实际迁到京师和盛京的人口,少于上面推算出来的六万六千六百三十七人。

三

清政府把锡伯人迁到京师和盛京以后,不再象以前一样专设锡伯牛录,而把锡伯人分散各地,使之披甲效力,

乌拉吉林的锡伯人到达京师后,一部分留在京师,均分至满、蒙八旗,令其当差。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起,至光绪末年(1903年)止,凡遇皇帝巡幸谒陵,因上驷院牧厰丁不敷用,由满蒙八旗选用锡伯甲,少则几十人,多至数百人不等,主要给随驾太监备马牵驼。^⑥另一部分则分到顺天府所属的顺义(今北京市顺义县)、良乡(今北京市房山县良乡)、三河(今河北省三河县)和东安(今河北省安次县)等地,驻守关卡。^⑦

伯都纳和齐齐哈尔的锡伯人迁到盛京后,也被分散到各地披甲效力。仅札斯泰等十二牛录到盛京后,就“裁汰盛京城步甲四百名,由锡伯人内选马甲二百名,又免除八旗满洲、蒙古牛录所有奴甲五十五名及另户弱甲四十五名,共一百名,由锡伯人内选马甲一百名。免除义州所有奴甲一百零八名及另户弱甲十二名,共一百二十名,由锡伯人内选甲一百二十名。免除锦州所有奴甲三名及另户弱甲三十七名,共四十名,由锡伯人内选甲四十名。免除广宁所有奴甲三十二名及另户弱甲八名,共四十名,由锡伯人内选甲四十名。免除盖州、牛庄、抚西、铁岭、珠尔瑚珠等十二处所有奴甲及另户弱甲共一百二十名,由锡伯人内选甲一百二十名”。^⑧至于其余四十二牛录锡伯人等如何安置,档案内未见记载,据《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载,锡伯族迁到盛京以后,被分散到二十三处,除上述地点外,还有开原、兴京、辽阳、熊岳、复州、金州、岫岩、凤城、宁远、巨流河、小凌河、白旗堡、小黑山、阳驿、中前所和中后所等十六处。

四

尽管如此,锡伯族南迁以后,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开始变化;有了提高,客观上对锡伯族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政治上,锡伯族在乌拉吉林、伯都纳和齐齐哈尔时,能任骁骑校、佐领等微职。康熙三十七年南迁前夕,以锡伯等“宴中抢饼”等为名,将所有锡伯官员全都革职。南迁以后,情况逐渐变化。迁到京师的锡伯人,起初只能在各牛录里当差,后来开始以锡伯人充当前锋、护军,并有了锡伯领催、护军校、护军参领等职。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从锡伯人内选取禁兵。^⑤迁到盛京的锡伯人后因“于一切差使,均极奋勉”,^⑥渐渐为清政府所重视和启用。到乾隆年间,锡伯人内“已有官至副都统、总管、一等待卫者”。“且官员之议叙、补放,均与满洲同”。^⑦这说明锡伯族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

经济上,锡伯族原先居住的嫩江和松花江流域宜农宜牧,自然条件较好,因此锡伯人除了农业生产外,还兼搞渔牧业。南迁以后,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和周围民族的影响,锡伯族的生产方式也随之而变,逐渐放弃渔业和牧业,“仅靠务农为生”了。^⑧他们耕种大面积的土地,除自己食用之外,还要交官粮纳地租。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移驻新疆伊犁的一千名锡伯兵,“在盛京时共占有土地七千晌,至三十年(1765年)清查多余田亩时,将伊等所遗土地,均匀分给众兵丁。均分之前,即二十九、三十两年应征地租,按市价应征银一百九十九两七钱三分一厘,钱六百六十八万零一百五十文,今已照数收存”。^⑨一晌地按十五亩计算,一千兵共占土地十万五千亩。当时“盛京所属各城有锡伯协领二员、佐领二员、防御十九员、云骑尉一员、骁骑校三十六员,共六十员,兵三千九百一十四名”。^⑩取平均值计算,当时盛京的锡伯官兵所占土地达四十余万亩。显然,锡伯族迁入盛京以后,完全从事农业生产,改变了生产方式,同时为当地的农业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文化上,随着锡伯族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锡伯族的文化生活也活跃起来。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锡伯族人民筹银六十两,购房五间,建立太平寺,^⑪从而有了固定的娱乐场所,每逢新年佳节,举行庙会,聆听众喇嘛诵经。此外,锡伯人普遍使用满语了。锡伯人在齐齐哈尔等处时,会说蒙语满语者较多,通晓蒙文、满文的也有。有时黑龙江将军衙门需要咨文蒙古路驿站,因墨尔根(今黑龙江省嫩江县)地方没有人会写蒙古文书,先用满文草拟文稿,送到齐齐哈尔,找通晓满蒙文书的锡伯人按照满文底稿译写蒙文,然后送到蒙古路驿站。^⑫南迁以后,由于锡伯人被分散在各处的满洲人内,就主要说满语,使用满文了。到乾隆中期,盛京的锡伯人都能说满语,而满洲人已经大部分不会讲满语了。^⑬

总之,清政府将锡伯族南迁,分散诸处,曾一度破坏了锡伯原来的农牧渔业生产,给锡伯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本民族的努力,以及在当地各兄弟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的影响下,锡伯族社会发展了,为本民族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注:① 参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11—1691册。凡本文所引满文档案,均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由笔者译校。以下皆同,不再注明。

② 参阅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1—1692册。

③ 参阅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6—1693册。

④⑤⑦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1—1698册。

⑥ 参阅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11—1691册。

⑧ 参阅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5—1695册。

⑨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3—1700册。

⑩ 关于锡伯族迁入盛京的时间,说法不一。据当时的满文档案记载,康熙帝于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才谕令迁移,故锡伯族迁入盛京的时间应是康熙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年三年。笔者认为应以当时的记载为准。

⑪ 参阅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1—1698、03—1699册。

- ⑫ 参阅《内阁历代八旗满文杂档》。
- ⑬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 01—1698 册。
- ⑭⑮⑯ 参阅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 03—1699 册。
- ⑰⑱⑲⑳ 参阅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 01—1699 册。
- ㉑ 此二十四牛录中有一部分达斡尔。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记载，齐齐哈尔城先编二十牛录中有“锡伯丁二千二百五十名，编为十五牛录；达斡尔丁七百五十名，编为五牛录”。为了不动驿丁，又“选锡伯、达斡尔丁三百名，编两牛录，以其中一百为披甲”。后来又以锡伯丁增编两牛录。共二十四牛录。当时因锡伯、达斡尔牛录的佐领均以锡伯人委任，故此二十四牛录统称为锡伯牛录。齐齐哈尔锡伯族迁入盛京，这部分达斡尔人亦在其中，成为锡伯了。
- ㉒ 参阅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 03—1700 册。
- ㉓㉔ 参阅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 08—1699 册。
- ㉕ 参阅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 14—1700 册。
- ㉖㉗㉘ 参阅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 02—1699 册。
- ㉙㉚ 参阅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 01—1700、15—1700 册。据载，齐齐哈尔二十四牛录中，除当萨、阿裕锡、巴璘三牛录外，其余二十一牛录易牲畜的家奴共二百零七人。
- ㉛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第 01—1700 册。
- ㉜ 参阅《内务府上驷院满文行文档》。
- ㉝㉞ 参阅《内阁满文八旗杂档》、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 10—1700 册。
- ㉟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 14—1700 册。
- ㊱㊲ 军机处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满文上谕档、月折档。
- ㊳ 军机处乾隆三十一年正月满文月折档。
- ㊴ 军机处乾隆三十三年八月满文月折档。
- ㊵ 军机处乾隆二十九年正月满文月折档。
- ㊶ 参阅沈阳太平寺满文碑文。太平寺：又称锡伯家庙，位于今沈阳市和平区站前街实胜寺西邻。
- ㊷ 参阅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 05—1693 册。
- ㊸ 参阅军机处乾隆三十六年九月满文月折档。

(上接 86 页)

龚振鹏，杜门上海。袁世凯屡诱以利禄，称疾不起。

宋教仁遇害，光启入芜湖，建军府，复之安庆，兴柏文蔚谋长江上游军事，败，变姓氏亡命日本。旋奉孙中山命返上海，与陈其美密攻制造局，以翦除郑汝成，事泄。1914 年九月为袁狙击死，年三十一。

据王气钟：《范鸿仙传》，刘文典：《范烈士鸿仙行状》摘编

(上接 89 页)

丁惟兴先生现年七十岁，山东日照人，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先生的堂弟。他这次所捐赠的历史档案，原是丁惟汾先生收集而托他代为保管的。现在丁惟汾先生已去世，丁惟兴先生决定将这批历史档案捐献给国家，提供给史学家们研究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除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一定的奖励外，还在该馆举办的《辛亥革命档案史料展览》上予以陈列展出。

蒲余